

反對經驗主義

東北書店印行

反對經驗主義

艾思奇

(一)

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裏，提出要反對經驗主義的工作方法。中央宣傳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號召全黨幹部『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或經驗主義。』兩個文件把經驗主義作為目前我們幹部中一種主要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指出這種思想方法在實際工作中曾經造成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並使中國人民在爭取全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事業中遭受了損失。因此，我們的幹部必須把反對經驗主義作為目前學習中的主要課題之一。

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它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方法如果為主觀主義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保持堅強的黨性，就不可

能成爲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爲着反對主觀主義，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同志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一九四二年二月，又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並領導全黨進行了整風運動。在『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裡，毛主席很強調地把『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當作整風運動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

毛主席說：『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

『反對主觀主義，就是一方面要反對教條主義，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正確的掌握馬克思主義』。所謂正確的掌握馬克思主義，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結合。主觀主義却沒有這樣的一種結合。主觀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分裂，就是理論知識與實際經驗的分裂。教條主義的分裂，就在於它僅僅滿足於書本的理論知識，並使書本的理論知識絕對化，不問時間、地點、目的地、對象以及其他具體條件如何，把單純的書本知識做爲征服一切的法寶，盲目地機械地到處使用這一個法寶，去解決各種不同的具體問題，而完全輕視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的一切有價值的經驗和已由毛澤東同志從這種經驗所概括出來的理論，完全

不懂得理論本身也就是實際經驗的總結，書本中所學得的一般理論知識只能作為幫助我們總結自己經驗的指針。經驗主義的分裂，則在於僅僅滿足於自己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學習各方面的經驗，不會集中和堅持有普遍性的經驗，不會在一般的理論指導之下來總結這些經驗，因此，也就不能領會毛澤東同志從中國革命實際經驗中所概括出來的理論。不論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都只能具備片面的革命知識，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如果不能掌握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這種缺少馬克思主義知識的人，在主觀上往往還是很驕傲地自以為是完美的革命者，但在實際工作中却常常做出許多於敵人有利而於人民有損的錯誤行為。

毛主席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知識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的經驗錯誤認為即是普遍的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一九四二年以後的整風運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整風的號召之下，許多有書本知識的同志紛紛走到實際中去，或從事實際的研究工作，許多有實際經驗的幹部也開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論知識。兩種人和兩種片面知識，開始由分裂轉向結合，許多幹部的思想水平因之提高了一步，在黨內產生了一批既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又能掌握理論指導的幹部和領導者，這就成為今天中國革命戰爭和各方面革命運動向全國勝利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對於這樣的事實，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演講裏作了總結說：『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

但是必須注意，毛主席在這裡只說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並不是說，經過了整風運動，黨的幹部思想就已經完全沒有問題，或者說主觀主義已經完全肅清

了。不是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毛病，還必須繼續努力，才能完全克服；教條主義的殘餘在某些幹部思想中還起着壞作用；特別是經驗主義，還是今天很多實際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上所必須克服的主要危險。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特別強調反對教條主義，因為那時在思想方法上成爲黨內主要危險的東西，正是教條主義。在兩種主觀主義之中，教條主義是居於主要的地位。毛主席對當時的情形這樣說：『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為教

條主義最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因此，自整風運動以來，對於兩種主觀主義的鬭爭，着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在這方面所收的成效也比較大。教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在一般幹部中被認識得比較清楚，它已失去了當年的威風，不再有嚇唬工農幹部和俘虜青年的力量了。自然，教條主義就在今天也還有不少的殘餘，例如，許多幹部在執行黨的政策時，還不懂得使一般的號召和個別的解決相結合，還不注意去了解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條件，不懂得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環境條件而採用不同的步驟來實現這些政策。不少幹部還不能脫離

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的惡劣習慣，把一般的號召和一般的政策生硬地帶到各種工作環境裏去；他們常常採取強迫命令的方法要群眾接受這些號召和政策，而不會逐步引導群眾提高覺悟程度來自願地加以接受。這些就是教條主義表現在目前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具體形態。但是，從整個說來，教條主義已經不是像當年那樣居於主要地位了。

經驗主義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在整風運動中，經驗主義也受到批判，但因為當時的重點是反對教條主義，許多同志對於經驗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還沒有認識得很透澈，對於它所產生的危害性還沒有足夠的估計和重視。這是第一。其次，多年來的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為許多獨立單位的分散環境，使很多同志的思想被束縛於狹小的工作範圍，使他們習慣於從個別地方的條件和各別地方的經驗來考慮和解決問題，而不善於從革命全局的觀點上來考慮和解決問題，不善於把地方上的問題聯繫於黨的總的路線和政策。由於以上主觀的和客觀的兩個原因，就使經驗主義在目前還成為我們很多幹部在工作中的一種重要的錯誤的思想方法。在着重地反對了教條主義之後，反對經驗主義就成為當前反對主觀主義思想方法之主要的方面了。在目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之下，努力克服經驗主義，已成為我們迫切的課題。中央宣傳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

章的『前言』裏，關於目前的革命形勢這樣說：『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中國共產黨已在擁有一萬六千萬人口並在某種程度上聯成一片的地區當政。沒有疑問，隨着革命的勝利，我們黨行將成爲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這種情勢所提給我們黨的任務是：『全國的革命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在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政策完全統一，而行政制度與行政機構也要求逐漸實行必要的與可能的統一，要適當地縮小各個地方和各個兵團的自治權，要將全國一切可能統一與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的領導之下，以便集中力量進行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和着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各種新建設。』很明顯的，這樣的形勢和任務，就需要我們各地和各工作部門的幹部，在思想上超脫出狹小工作範圍的束縛，學習在各種重要問題上聯繫着目前中國革命的全局趨勢來加以考慮和解決，學習把一定範圍或一定條件之下的具體的個別問題和黨的總路線和政策聯繫起來。而如果我們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幹部，還保持着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如果他們的思想還只停止在個別的地方條件和局部經驗的圈子裡，而忘記了黨的總的路線和政策，那麼，這種思想方法無疑地就要與黨在目前形勢下的統一領導的要求發生矛盾，就要發生地方主義和無紀律的傾向，就要阻礙正確的路線和政策之實現。

(三)

中央宣傳部的『前言』這樣說：『過去由於長期游擊戰爭與革命根據地被分割爲許多獨立單位的分散環境，在各個單位中，又有各種不同的敵情、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的差異，因此我們就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發展各個單位的地方自治權，因而也就高度地發展了各個單位的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克服了當時的極爲複雜的困難，把中國革命推向了全國規模的勝利。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方針。但是，正由於這樣，也就在我們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種分散主義或地方主義的習慣，造成了黨內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這些，則是錯誤的與有害的。』必須注意一定地方一定部門的特點，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有許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過分地強調一定地方一定部門的『特殊』；或帶着尾巴主義的思想，不加分析地認爲『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並以這些爲藉口，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拒絕實行上級的指示，拒絕黨的總的路綫和政策之有步驟的實施。這就破壞了黨的領導和紀律，這就對於黨的全國

統一領導之要求形成了思想的障礙。這就表示，經驗主義已成爲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思想基礎，而某些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之成爲習慣，又成了經驗主義頑固地存在的條件。因此，在克服地方主義或分散主義、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鬥爭中，必須同時在思想上與經驗主義作鬥爭。

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決不是在任何意義上承認或回到教條主義，也決不是否定一切實際革命工作經驗的價值。相反地，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視一切有益的革命經驗，而馬克思主義的各方面的理論，正是革命的各方面經驗之總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決不是什麼神秘的天才腦筋之偶然發現，而是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群眾的鬥爭經驗之集中化、條理化。因之，問題並不在於經驗本身，而是在於是否會分析經驗，總結經驗，從經驗中找出關於事變的發展和問題的解決的規律知識。而經驗主義的毛病，正是在於停止在分散、零碎的經驗圈子裡，而不會把經驗提高到理論，來指導我們的革命鬥爭。有經驗主義毛病的人，常常是眼光短淺，看不到全面，看不清事變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因此也就不可能作有理論指導性的、有預見和有通盤計劃的工作。

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在我們不少的幹部中是表現得相當普遍的，例

如：第一，僅僅滿足於狹小工作範圍內的局部經驗，而不肯虛心學習各方面的新經驗。其弊害是不能夠在時間、地點、條件變化了的情形之下靈活地改變工作方法，硬把不適合的或舊的經驗搬來應用。如把農村中反封建鬭爭的方法硬搬到城市裏去，把長期游擊戰爭時期分散獨立工作的經驗硬搬到目前解放區已經大塊地聯成一片的局面裏去。第二，眼睛裏充滿了各種各樣分散零碎的經驗，跟着不同的經驗左右搖擺，而不能保持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主動性，不能用科學頭腦對紛紜繁雜的經驗加以分析和總結。如群眾運動中的尾巴主義，強調一切要聽群眾意見，而放棄了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群眾所必需的領導和教育。又如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黨工作的指示裡指出的一種經驗主義的開會方法：『事前毫無準備，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向幹部作精心準備好了的內容文字都有斟酌的報告，而聽憑到會人無目的的雜亂無章的議論，致使會議時間延長，得不到周密의 結論。』此外，在我們今天的新聞通訊工作中流行的片面性、孤立性的報導，也是這種經驗主義的反映之一；這種報導把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個別細節充滿了我們的報紙（當然，毫無疑問的，在這些細節報導中，是有許多極有價值的和必須發表的東西），只是不能告訴我們關於任何廣大範圍內任何重要問題的全貌動向，動態，運動的軌跡，這

動中的矛盾（一方面是成績和正確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困難和錯誤的東西），產生這些矛盾的總結和解決它們的關鍵。所有這類方法之所以叫做經驗主義的，也正是在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個別，不見一般，任隨分散零碎的經驗之支配，而不能予以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論。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經驗主義，表現在工作方法上就成為事務主義。第三，有些同志採取一種更低級的完全無原則的立場，他們似乎自居為經驗的百寶箱，在裡面貯藏着各種不同的甚至於互相矛盾的經驗，而對於這些經驗的正確與錯誤，並不加以分辨，只看你要什麼，就拿出什麼來。這種經驗主義，常常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之一種補充。教條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有了這種經驗主義者的幫忙，就可以高高在上，而為自己的任何主張和任何『指示』找到『經驗』的證明。經驗主義之所以成為教條主義的俘虜，正是由於它有着這樣一種盲目性的緣故。

（四）

反對經驗主義，就是要學習總結經驗，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識，提高到有綜合性、條理性的理論知識。

要能總結經驗，首先自然要學習各方面的經驗，而不要僅只滿足於狹小的局部經驗。傾聽各種群眾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學到各方面的經驗，因此，向群眾學習，是很重要的。但是，總結經驗，並不等於各種經驗的簡單積累，而須經過一番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又需要有正確的方法指導，因此，必須首先學會總結經驗的方法，分析、研究各種現象的方法。即是要學會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及其關於社會發展和階級分析的理論。而經驗主義，就是缺少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分析研究。我們的經驗，一般來說，不外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鬥爭經驗。人民大眾中包含着許多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等等，中國共產黨是通過自己的各種具體政策來團結這些階級，去反對代表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我們分析經驗，就是要從許多經驗中，認清革命鬥爭中各階級的面目，他們的各種要求，趨向，以及我們的政策是否能引導他們對革命運動發揮積極的作用。要進行這樣的分析研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指導，是不可能的。同一個階級在鬥爭中可以有各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對於革命起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農民要求平分土地及封建財產，推翻封建地主階級，這種要求是有

革命的進步作用的，是我們應該贊成的。但農民中間，又有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思想；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不但要破壞封建的土地和財產關係，而且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中農、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關係，並要用平均主義的方法破壞城郊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這就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落後的反動的思想，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分析經驗，就是要分清這些階級的不同要求及其不同的作用，以及如何確定適當的政策，以便引導群眾發揮他們的進步的革新的要求和作用，防止和糾正他們的錯誤的要求和作用。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作為指導，要作到這樣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經驗主義者，把尾巴主義代替了有領導的群眾路線，認為群眾的意見一切都是對的；這種錯誤的來源之一，就是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

要學會總結經驗，還要能够分析各種經驗所依據的條件。如果經驗告訴我們，某一政策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時間實施起來有很大成效，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時間却没有很大成效甚至發生了許多惡果，那麼，就要了解這種不同的結果所以產生的原因，就要分析當地當時各種主觀和客觀的條件。經過了這樣的分析，我們就可能得出結論，確定某一種政策必須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能實施。『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

黨工作的指示」裏，確定土地改革必須在三種條件完全具備的地方（環境安定，基本群眾大多數已有土地改革要求，幹部在數量和質量上確能掌握土改工作）才能實行，而在這些條件不完全具備的地方，即不應列入土改工作範圍，這樣的決定，就是分析了土改工作各方面經驗的結果。

自從一九四一年七月黨中央發佈調查研究決定以來，黨的許多組織一般都已認識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重要，並且在這方面也已做了許多工作，積累了許多材料。但是許多同志還不懂得怎樣去正確的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我們的許多同志，還缺乏分析的方法，因此常常積累了大批材料，還是不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甚至把原因歸之於材料還不夠。毛主席曾經用過殺豬的比喻，反問這些同志道：殺豬的人難道是要把世界上的各種豬都殺過，把一切大豬、小豬、公豬、母豬、黑豬、白豬、花豬、中國豬、外國豬都殺過，然後才能總結殺豬的經驗嗎？不是的，一隻通常的豬，就可以代表一切通常的豬。豬的年齡、性別、毛色、國籍，對於殺豬的方法是無意義的。同樣，撇開一切無意義的表面現象不論，一個真正典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一般同類的事物。如果對這個典型的事物，加以真正科學的分析，那麼就完全可以發現必要的問題，並且提出正確的解

決的方法。當然，社會性的事物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要比豬與豬之間的差異複雜些，這裡就發生了選擇典型的任務，就發生了選擇幾種典型以代表幾種情況的任務，就發生了判斷某些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本質性的任務，而所有這一切，就叫做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但是爲了見森林，而去數一棵一棵的樹木，仍然是經驗主義方法的表現，仍然達不到見森林的目的。爲了了解森林，需要觀察森林的全貌並研究構成這個森林的一種或幾種樹木。同樣，爲了了解一種社會性的事物，也需要觀察它的全貌並研究它的一種或幾種典型。如此，就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一般解決問題的指示，而決不需要等候全部經驗都收集齊備，要「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像今天在黨的許多組織內流行的辦法那樣。這種辦法，也是一種錯誤的、必需改正的經驗主義的辦法。此外，由於缺乏分析的方法，在我們同志總結經驗的時候，還常常如同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所說，『不去思考問題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這樣，即使作出了總結性的報告和一般性的指

示，對於工作也還是沒有幫助，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由此可見，雖然作了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的功夫，但如果不解脫經驗主義的束縛，不學會分析的方法，那麼我們就仍然不能提高我們的工作，仍然不能及時地掌握動態，解決問題，並交流經驗，糾正錯誤，發揚成績。也就是說，仍然不能解脫主觀主義的錯誤。

(五)

爲反對經驗主義，我們的領導幹部應當做些什麼呢？

第一件應當提倡的事情，就是利用各種可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哲學（辯證唯物論，特別是歷史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必須進一步努力爭取時間，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在我們許多同志中，目前還很缺乏『認真讀書』的熱烈空氣。整風以來，在某些同志中還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爲凡讀書翻譯之類，都是『教條主義』，而否定了一切書本理論知識的價值。這種錯誤思想，足以阻礙黨的理論水平之進步和提高。死鑽在書本的牛角尖裡，不知道把書本中的一定的知識結合於實際，用以幫助總結實際經驗和解決實際問題，這才是教條主義。反對教